



THE GADFLY

Ethel Lilian Voynich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著 曹玉麟◎译



牛虻感染了无数读者，
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形象之一

< 全译本 >

* 经典全译本 CLASSICS

* 一本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齐名的经典读物

* 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代表作，一部影响几代中国人英雄情怀的外国文学名著

* 牛虻的刚强无畏和坚忍力量，奏响一曲动听的爱国英雄乐章，震撼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GADFLY

Ethel Lilian Voynich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著 曹玉麟◎译



< 全译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虻 / (爱尔兰) 伏尼契 (Voynich, E.L.) 著; 曹玉麟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7 (2016.4重印)

(光明岛)

ISBN 978-7-5112-5048-3

I. ①牛… II. ①伏…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161641号

牛虻

著 者: (爱尔兰) 伏尼契

译 者: 曹玉麟

责任编辑: 靳鹤琼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沈加坤

责任印制: 侯艳芳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话: 010-57176917 (咨询), 57176930 (发行), 57176935 (邮购)

传真: 010-67365166

网址: <http://www.gmisland.com>

E-mail: jinheqio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710 × 1000mm 1/16

字数: 260千字

印张: 20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5048-3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想编说

BIAN XIANG BIAN SHUO

认识牛虻,是通过保尔。保尔曾说牛虻给他力量,是他学习的榜样,让我充满了想要了解牛虻的兴趣。喜欢牛虻,是从读了《牛虻》这部长篇小说之后。从初中时读了《牛虻》后,他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在我成长的那个崇拜高、大、全式英雄的时代,牛虻这个冷峻、机智、勇敢、无畏,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跛腿的另类英雄让我难以忘怀。

他那岩浆般看似冷漠实则包蕴着火一样炙热的语言,他那如昆虫牛虻刺螫时“一针见血”般的尖刻,他那匕首的刃一样锋利的讽刺文章,他那矢志不移的革命信念,他那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牛虻:他有很多缺陷,他特立独行、超凡脱俗。

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依然“爱心”不变,深深感动了我。他对街头受伤的流浪儿童的细致入微的照顾,特别是他对蒙泰尼里又爱又恨、对琼玛时不时流露出的依恋,使得牛虻这个铮铮硬汉显露出温情的一面,让人感到亲近。

他需要鸦片才能麻醉身体的疼痛,他在非人般流浪生活中坚韧地生存、勇于牺牲以获得革命的有力转机,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地面临死刑。他就是男子汉,他就是英雄。

牛虻就是一只快乐的飞虻,他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岁月,一百多年来,他在深深喜欢他的读者心中,依然那么冷峻、睿智、洒脱……

牛虻,一个不会被忘记的名字。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 1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12

第三章 / 22

第四章 / 30

第五章 / 40

第六章 / 47

第七章 / 61

第二部 / 77

第一章 / 79

第二章 / 90

第三章 / 104

第四章 / 114

第五章 / 123

第六章 / 133

第七章 / 142

第八章 / 151

第九章 / 167

第十章 / 181

第十一章 / 190

第三部 / 207

第一章 / 209

第二章 / 224

第三章 / 234

第四章 / 244

第五章 / 255

第六章 / 262

第七章 / 279

第八章 / 288

尾 声 / 300

第一部

在那些有纪念性字样的证书信里，法蒂玛翻阅着一封在法国的
信件。这是一个晚上，在巴黎，为了后来相见，她写信给
她的丈夫。她知道卡地哲，神学院院长坎农，曾从那里抄下手中的
信件。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

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了孩子。她以为，她为了管理孩子而牺牲了孩子，也许是被她弄掉了，让你白白牺牲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认真地翻阅着一沓布道用的手稿。那是六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为了凉爽起见，窗户全都打开了，百叶窗却半掩着，神学院院长坎农·蒙泰尼里停下手中的笔，慈祥地看了一眼这个正埋头于手稿中的孩子。

“找不到吗？亲爱的，没关系的，或许是被撕掉了，让你白忙活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一节我再写一遍吧。”

蒙泰尼里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浑厚、洪亮，这让他的话总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像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有着抑扬顿挫的语调。每当他和亚瑟说话时，语气中总会带着一种慈爱的意味。

“不，神父，我一定要找到它，我清楚地记得您是放在这儿的。再说，即使您再写一遍，也不可能跟原稿一模一样啦。”

蒙泰尼里继续埋头工作。窗外一只恹恹欲睡的金龟子在懒懒地叫着，小贩拖着长音的叫卖声传来，“卖草莓喽！卖草莓喽！”声音被风一吹，显得有些凄凉。

“《论麻风病人的治疗》，在这儿。”亚瑟迈着轻盈的步子从房间走过，如此轻慢，常使素有教养的家人感到恼火。他个子不高，身

体单薄，与其说是 30 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少年，还不如说更像 16 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亚瑟有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以及纤细的手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过于精致小巧了。他要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穿着男装的美丽少女。可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他那轻盈而敏捷的动作，总使人想到一只没有利爪的温顺的美洲豹。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这下好了，我用不着再重写一遍了。咱们到花园去吧。我来帮你温习功课，你有哪里不明白吗？”

他们出了门，走进了绿树成荫且环境幽静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所占的建筑，曾是古老的多明哥教派的一座修道院。两百多年之前的这个方方正正的院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有两排笔直的、被修剪得很矮的黄杨，成为树篱，围拢出一片空地，里面种植着茂密的迷迭香和薰衣草。如今，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早已入土了，并逐渐被人们遗忘，然而这些幽香的花草依然盛开。在这宁静的仲夏之夜，虽然已经没有人再去采集它们来做花草药了，但生机勃勃的欧芹和耧斗菜，仍塞满了石板路的裂缝；院子中央的水井也早已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织的景天草。玫瑰花也枝繁叶茂，纷乱的根蔓延过小径；树篱中盛开着硕大的红罂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乱草中垂下了头；无人照料的老葡萄藤没有结果，藤条攀附在山楂树枝丫上，垂挂着，随风摆动；欧楂树则固执地缓慢晃动着浓密的树冠，透出一种幽怨。

在院落的一角，一棵夏季才开花的木兰枝繁叶茂，矗立着像是一座宝塔，四下伸出乳白色的花朵。一张做工粗糙的木凳紧挨着树干，蒙泰尼里就坐在那上面。亚瑟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哲学，他在课本上碰到了一些难题，于是来向他的神父请教。他虽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可是蒙泰尼里对他而言，绝对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待会儿我就走了，”一个问题解答完之后，亚瑟说，“不知道

您还有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来做。”

“我现在不想接着工作，不过，如果你有时间，我倒愿意你能多待一会儿。”

“噢，那好！”他倚在树干上，透过浓密树叶的缝隙，仰望寂静的天空，上面有最早出现的闪着微弱光芒的星星。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在乌黑睫毛的映衬下，显得梦幻般神秘，这是从他那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那里接受的遗传。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开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累，亲爱的。”蒙泰尼里说。

“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带着些微的倦意，神父马上感觉到了。

“你不该这么急着上大学，你要照顾病人，整晚都睡不好觉，身子都被要累垮的。我本该强求你在离开里窝那前好好休息一阵子的。”

“不，神父，那么做也没有用，母亲过世后，在那个悲惨世界里我无法继续待下去，朱莉娅会把我逼疯的！”

朱莉娅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是插在他肋骨间的一根毒刺。

“我不是想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泰尼里温和地说道，“我知道，没有更让你难堪的啦！不过如果你能接受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在他家待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那么你的身体会好很多，也许对你更合适。”

“不，神父，我不会那么做的。沃伦一家人都很善良，很和气，但他们并不了解我，而且他们认为我不幸，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他们会想尽办法安慰我，还会谈到我的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什么话不该说，可其他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梗上摘下了几朵花儿，焦躁地在手中揉碎。

“那个小镇我没法待下去了。”他停了下，接着说，“那里有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店铺，有她病重之前我常扶她去散步的沿海小路。无论走到哪里，总让我触景生情。卖花的姑娘会捧着鲜花朝我走来——好像现在还需要它们一样！还有教堂墓地——我不得不离开那儿，一看到那地方我就悲伤不已——”

他说不下去了，坐在那儿把毛地黄的花儿揉得粉碎。漫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使他不由得抬起头，他对神父为什么会如此沉默感到不解。木兰树下，天色越来越暗了，一切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但是还有一丝余光，能够看见蒙泰尼里煞白恐怖的脸。只见他低垂着脑袋，右手紧紧抓住木凳的边缘。亚瑟忙扭过头，心中生出一种敬畏与异样之感。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无意间闯入了圣地。

“我的上帝！”他想，“和他相比，我是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啊！即使我的烦恼如同他自己的烦恼，他也不会比这更伤心了吧？”

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来，往四周看了看。“我不会劝你回到那里的，眼下无论如何也不会。”他用慈爱的语调说道，“可是你一定要答应，今年暑假必须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最好远离里窝那地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神父，神学院放假您打算去哪儿？”

“跟以前一样，我会带着学生进山，一直到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等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回来以后，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心。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可以带着你到山里到处游玩，你肯定会对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感兴趣的。不过，只跟我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很乏味，对吗？”

“神父！”亚瑟用朱莉娅所说的“典型的外国派头”拍着手，“能和您一起去，叫我干什么我都乐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停住了话。

“你觉得伯登先生会不答应吗？”

“他当然不会愿意的，但他也不好干涉我了。我已经 18 岁了，

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再说，他只是我同父异母的兄长，我没有必要对他言听计从。他对母亲一向不好。”

“话虽这么说，不过要是他强烈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公然违背他的意愿。不然，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艰难——”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瑟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一向恨我，过去恨我，将来一样恨我——这和我做什么没有一点关系。再说，我是跟您——我的忏悔神父一起外出，有什么不行呢？”

“你别忘了，他可是位新教徒。我看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吧，看看他是什么态度。还有，你也别太着急了，我的孩子。不管别人恨你也好，爱你也好，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怎么做。”

这种责怪如此委婉，一点也不会让亚瑟感到脸红。“好，我知道了。”他回答说，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也太难了吧——”

“很遗憾，星期二的晚上你没过来。”蒙泰尼里突然换了一个话题，“阿雷佐的主教到这儿来了，我本来是想让你见见他的。”

“我答应了一个同学去他住的地方聚会，当时他们已经在等着我了。”

“什么样的聚会？”

听到这个问题，亚瑟突然有些窘迫。“那——那不——不是什么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由于紧张显得有点口吃，“有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了，给我们作了一次讲话，我是说，一个演讲。”

“他讲了些什么？”

亚瑟有些微微的犹豫：“神父，请您不要问他的名字，可以吗？因为我承诺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既然你已经答应了要保密，当然就不该告诉我。不过我觉得，到了现在，你应该可以信任我。”

“神父，我当然相信你。他讲的是——我们，还有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还讲到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和谁？”

“意大利。”

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很沉默。“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过身看着他，语气很严肃，“这个事情你考虑多长时间了？”

“自从——去年冬天。”

“你母亲过世之前？那她了解这件事吗？”

“不——不了解。我——我那时还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

“那现在呢，现在你把它放在心上了？”

亚瑟又摘了一把毛地黄花。

“是这样的，神父，”他眼睛瞟着地面，开始说话，“我去年准备入学考试时，认识了很多同学。您可能还记得吧？嗯，从那时起，他们中就有些学生，开始跟我谈论——谈论这些事，还借书给我看。可当时我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想早点回家去陪着母亲。您明白的，在那个地狱般的房子里，跟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她非常孤单，单是朱莉娅那张嘴就能把她活活气死。再后来到了冬天，她病得更加厉害了，我就把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全给丢到脑后了。后来，你知道的，我根本没有到比萨来。如果当时我想到了这事，我肯定会跟母亲说的，可我没想起来。后来，我看她快要不行了——您明白的，我几乎是一直在她身边，直到她死去。我常常整夜不睡地看护她，琼玛·沃伦白天会来换我，让我睡一觉。呃，就是在那些漫长的夜里，我开始想起那些书，还有那些学生所说的话——而且考虑他们说得对不对，还有我的主对这样的事情会怎么说。”

“你问过主吗？”蒙泰尼里的语调有些颤抖。

“经常问，神父。有时候我会向他祷告，求他指点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求他让我跟我的母亲一块儿离去。可我得不到任何答复。”

“可你一个字儿也没跟我提过。亚瑟，我多么希望你能信任我。”

“神父，您知道我当然是信任您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讲给别人听的。我——在我看来，没人能够帮我——即使是您或者母亲都帮不上我。我必须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您知道的，这是关系到我的一生和整个灵魂的大事啊。”

蒙泰尼里转过头去，盯着身后树杈之间的那片昏暗。在茫茫的暮色中，他的身影看上去很模糊，像一个黑暗的幽灵，蛰伏在更阴暗的树荫中。

“后来呢？”他缓慢地说道。

“后来——她就死了。您知道的，母亲临终前的那三天晚上我一直在她床边的——”

他哽咽了，声音停住了，可是蒙泰尼里纹丝不动。

“在她下葬前的两天里，”亚瑟接着说道，声音更加低沉，“我什么也思考不了。葬礼之后，我就病倒了。您应该记得，我没能来做忏悔。”

“没错，我记得。”

“呃，那天夜里我起来了，走进了母亲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壁龛里的十字架还在墙上。我突然想到，也许上帝能帮助我。于是我跪下来，等着——等了一整夜。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神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没办法告诉您我到底看见了什么——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我清楚一件事情，上帝给了我答案，并且我也不敢违背他的意志。”

他们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都没有说话。蒙泰尼里一会儿转过身来，把一只手搭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不允许我说他从没跟你的灵魂讲过话。但你要记住这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不要把因为悲痛或患病时所产生的幻觉当做是他向你发出的庄严的感召。即使他真的是通过死亡的阴影来对你作出了回复，你也千万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你心里想做的究竟是什么？”

亚瑟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作了答复，像是吟诵一段教义般缓慢。

“献身于意大利，帮助它摆脱奴役和痛苦，帮助它赶走奥地利人，让它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没有国王，只有基督。”

“亚瑟，想想你说的是些什么！你甚至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啊。”

“这没有什么妨碍，我就是我自己。既然我已经受到了上帝的指示，我就要为它而献身。”

又是一阵沉默。

“刚刚你说基督给了你什么启示——”蒙泰尼里缓慢地问道，可是亚瑟打断了他的话。

“基督说：‘凡是为我而献身的人，都将得到重生。’”

蒙泰尼里将胳膊靠在一根树枝上，用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坐一会儿吧，我的孩子。”他终于说了一句话。

亚瑟坐下来，神父用力地握住他的手。

“今天晚上我不能和你辩论，”他说，“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想过——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随后我们再详细地谈谈，可是现在，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因为这件事而惹上麻烦，如果你——死了，我会心碎的。”

“神父——”

“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我曾经告诉过你，除了你，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想你可能不是完全明白我的这句话。在你这样小的年纪，完全明白这句话是很难的。如果我像你这么大，我也不明白。亚瑟，你对于我，就像是我的——就像是我的——我自己的儿子。你懂吗？你是我眼中的光明，是我心中的希望。只要能让你不走错路，不毁了你的一生，我可以去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要求你对我许下什么诺言，我只希望你牢记这一点，并且凡事小心。在你作出任何决定前好好考虑清楚，即使不为了你已过世的母亲，那请你为我想一想。”

“我会的——还有——神父，为我祈祷吧，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蒙泰尼里静静地把手搭在他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直起身来，亲吻了一下那只手，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脚步轻盈地走了。蒙泰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愣愣地望着前面茫茫的黑暗。

“上帝已经开始惩罚我了，”他想，“就像惩罚大卫一样。我已经褻渎了他的圣所，还把圣体捧进肮脏的手——他一向对我都很有耐心，如今终于降罪于我了。‘你在背地里干这件事，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惩罚你，所以你拥有的孩子必定要因你而死。’^①”

^① 你在背地……因你而死：这句话引自《圣经》。